

元
割
斟
疑

嚴敦易著



元 劇 樹 疑

嚴 敦 易 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 • 24 1/4 印張 • 523,000字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 定價：(9) 3.00元

統一書號：10018.349 60.5.運型

出版說明

本書內容，著重在探索元雜劇的真偽和作品的隶属問題；从这一个中心課題出发，較系統地提出了八十六种元雜劇的有关疑問。

作者對疑元雜劇的态度和方法，大抵从『題目正名』的异同，情節內容的淵源，地理、历史、社会制度的說明以及文字的风格、体制的递变等方面，提出問題，从而征引了众多的历史資料与曲籍著录，作出推論和印证，以期求得认为比較滿意的結論。例如，在論及元雜劇中的高利貸情節时，即联系了元代『羊羔利』的資料，予以史实的证明，得出某劇应属元人作品；論及『衙內』一詞，即引证資料证明元雜劇作家用之作为民族压迫的一个代名詞，暗示着当时有特殊势力的蒙古統治者，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思想。凡这些，應該說是比較朴实的，具有相当的說服力，这是本書的长处，也是作者治元雜劇謹严的一面。但是，作者同时却另有一种傾向，即較多地因一句『題目正名』的异同，或一句曲文的差別，作出种种悬揣与臆断，繁瑣蕪杂，头緒紛紜，終于认为不能自圓其說，而以『存疑』結束。这种由『疑元』始『存疑』終的态度或方法，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而是不足为法的。

本書在每个問題的探討上或多或少地显示了这两种傾向、态度或方法，这就使得本書有其朴素、实的一面，亦有其繁瑣蹈空的一面，而基本上應該都是属于旧的治学方法范疇的。

但是，由于作者长时期攻研元杂剧，不仅熟悉元杂剧的特色和有关的曲籍著录、历史资料，而且确有其心得和理解，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有分量的。从发现问题、提供资料方面看来，本书是值得研究元杂剧者的参考或讨论的。就其比较全面系统地辯疑元杂剧来说，也还是并不多见；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我们觉得此书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的旧著，撰写于解放以前，有些材料或问题、当时未发现和未解决，现在已经成为旧事旧题了。但由于作者长期生病，因健康限制，未能作必要的修改或补充，仅写了一篇《后记》，作了一些简略的交代；因此，我们认为有作以上补充说明的必要。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

目次

一 圯橋進履

二 東牆記

三 老君堂

四 翫江亭

五 諸葛論功

六 鎖魔鏡

七 復奪衣襖車

八 莊周夢

九 村樂堂

十 襄陽會

十一 裴度還帶

十二 三戰呂布

一

五

四

二

三

吳

兗

堯

三

六

六

十三 存孝打虎

一〇三

十四 衣錦還鄉

一〇七

十五 劉夫人

一〇三

十六 謁魯肅

一〇三

十七 黃鶴樓

一〇五

十八 黃花峪

一〇四

十九 延安府

一〇五

二十 降桑椹

一〇五

二十一 千里獨行

一〇七

二十二 伊尹耕莘

一〇七

二十三 單鞭奪槊

一〇八

二十四 玉壺春

一〇九

二十五 魯齋郎

一〇三

二十六 曲江池

一〇三

二十七 酷寒亭

一〇〇

二十八	還牢末	三〇
二十九	碧桃花	三〇
三十	漁樵記	三〇
三十一	謝金吾	三〇
三十二	貨郎旦	三〇
三十三	生金閣	三〇
三十四	兒女團圓	三〇
三十五	冤家債主	三〇
三十六	抱粧盒	三〇
三十七	馮玉蘭	三〇
三十八	勘頭巾	三〇
三十九	留鞋記	三〇
四十	蝴蝶夢	三〇
四十一	非衣夢	三〇
四十二	張天師	三〇

四十三 東坡夢.....三六九

四十四 張生煮海.....三七六

四十五 疏者下船.....三七七

四十六 伍員吹簫.....四〇二

四十七 羅李郎.....四二二

四十八 百花亭.....四二九

四十九 誤入桃源.....四三六

五十 符金錠.....四三四

五十一 藍彩和.....四三九

五十二 小尉遲.....四三七

五十三 桃花女.....四六三

五十四 連環計.....四七〇

五十五 七里灘.....四七六

五十六 東窗事犯.....四八七

五十七 京娘盜果.....五〇九

五十八	歎骷髏	五三
五十九	望思臺	五八
六十	藍關記	五三
六十一	相如題柱	五〇
六十二	箭射雙雕	五三
六十三	踏雪尋梅	五八
六十四	射柳麋丸記	五四
六十五	陳州糶米	五五
六十六	蕊珠宮	五三
六十七	梧桐葉	五一
六十八	楊貴妃	五六
六十九	燕青博魚	六〇
七十	度柳翠	六三
七十一	雙獻功	六三
七十二	鴛鴦塚	六四

七十三

昊天塔

六五四

七十四

破窖記

六六二

七十五

販茶船

六六七

七十六

夢天台

六八五

七十七

劉行首

六九二

七十八

題紅怨

六九九

七十九

虎頭牌

七〇九

八十

雲窗夢

七二〇

八十一

女姑姑

七二六

八十二

三嚇赦

七三〇

八十三

啞觀音

七三四

八十四

赤壁賦

七四〇

八十五

周公攝政

七四五

八十六

不認屍

七五二

後記

七五九

一 圯橋進履

圯橋進履，今有趙琦美抄校內府本，其題目正名爲：『黃石公親授兵書，張子房圯橋進履。』劇名與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所列李文蔚一本，完全相同。①故自最初收藏本書的錢遵王起，直至替商務排印本孤本元明雜劇作校記的王季烈，凡涉獵與論述也是園藏曲諸家，都將此曲繫之於李文蔚，並無異說。

按本劇四折一楔子，楔子在二折後，三折前。原書卷端已闕去四葉半，故第一折並不完整。劇以正末主唱，扮張良。自良於風雪中，遇道士『喬』仙起，『喬』仙蓋謂假仙。闕失之處，情節不詳，惟檢後附穿關，首折出場人物，尙有李斯、蒙恬二人及祇從。張良白云：『誰想將秦皇擊之不中，如今差人擒拏小生，因此上逃災避難。』則博浪沙事，似未實寫，劇當以李斯、蒙恬二人議捕張良開始。『喬』仙唱小曲上小樓四支，又朝天子一支，應是淨丑色。正末僅存醉扶歸、後庭花、青哥兒、尾聲四曲，則可推知其爲仙呂點絳脣套。張良在山中，先遇『喬』仙，後遇真仙太白金星，指引其至下邳，『必有教訓你之師』。第二折即圯橋進履正文，敘張良至下邳，寄食李長者處。李令其長街問卜，遇福星所幻貨卜先生，遂見黃石公，三次相約，終傳以兵書。楔子敘張良別李長者往投任賢之處。第三折敘『項羽既定』，漢室止有平陽魏豹、西洛申陽二處，未能收取。蕭何奉命往擒申陽，請韓信、張良計議。良已爲軍師，自請前往收

捕，易服爲雲游先生，往說申陽，爲申陽所執，令陸賈爲使，解良與『魯公』去。良預遣灌嬰，僞用楚軍號，稱大將項莊，接應陸賈，因擒賈而釋良。申陽則爲韓信計遣張耳所誘，爲耳與樊噲所擒，復大破鍾離昧與季布。第四折敘蕭何奉命設宴，慶功陞賞，僅雙調新水令、沉醉東風、水仙子三曲。

從上述劇情梗概，我們可以看出，自第三折起，全劇忽然與前面分成兩截，顯明地是另一種敘次和風格。他不接下去寫張良如何投奔任賢之主，替劉邦效力，却單描摹他擒申陽的一件功勞，出場人物甚多，其間一部還是借力於韓信的策劃。既來得突兀而不銜接，並且寫得非常幼稚而矛盾，如既云『項羽已定』，何得仍有『魯公』、楚軍，並與鍾離昧、季布交鋒。單擒申陽，何又不帶敘魏豹，實在牽強支離得很，不成結構。慶功一折，曲文既極單簡，主體人物更不僅張良一人。張良佐漢的勳績，又何至於以此捉拿申陽一事，作爲代表，未免所取太小。抑檢史記項羽本紀，雖有張耳、樊噲臣申陽，受封爲河南王事，那是項羽在義帝元年，自立爲西楚霸王後，分立十八王中之一，都於洛陽。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及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申陽是在年九月，便已降漢了（表稱爲故楚將）。高祖本紀此事繫於漢二年，殊不得云爲消滅在『項羽已定』之後。張良是否有關？更無所據。陸賈曾事申陽，亦同樣不經。（這可看出作者并非文士。）除第三折中，張良曾有『小官數年之前，不得意時，多蒙下邳李長者之恩，有如山海，未曾答報。前者令人去取李長者去了，不見到來』數語，稍爲關帶前事外，對黃石公更無一言提及。再看前面幾折中，用那麼多的分量，間寫『喬』仙遇虎，李長者餞別等等場面，覺得頭尾輕重，都不相稱，都不合適。總之，從全劇的間架，情節的進展，以至曲白的風格，各方面細細研察，頗難相信這是出於一人之手筆，

因爲他委實太不和諧，太欠一致了。這點，王季烈也曾見到，他在排印本提要中說：『四折前後情形，既不甚貫串，末折寥寥三曲，尤爲草率了事。』又云：『意者爲拉雜奏集所成之劇本也。』既能見到是『拉雜奏集』的東西，他却未進一層，認爲並非出諸一手。如果再進一步講，則本劇是否爲李文蔚所作？或是否李文蔚原本之舊？恐怕實在都成問題。

正因爲全劇的前後不貫串，使本劇發生是否李氏原作的疑問；但如認做是與李氏劇作同名的另一本，亦以此故，也抵銷了一些可能性。似乎是由兩部曲子，經過相互接續黏合而成的，有顯然的補苴湊攏的跡象，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整體，一篇完全的雜劇。依此理解，圪橋進履的一折，實白相當質樸，却沒有後來內府本中那樣粗率的氣息，我們不妨假定第三折以上，或竟是李文蔚的原文，自然不免經過了相當的竄潤。此劇下半，也許業經佚失，於是教坊伶工們，或係從另一劇本中摘出有關張良的某一折，加以填補。比較近是的，則係自行奮筆構思，從而足成之，到第四折，却真的是『強弩之末』了。內府本的歷史劇，是最注重戰爭殺伐場面的，因爲武將對陣廝鬪，緊張而熱鬧，可以同時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出場，這在按行演出上，是有其需要的，也是園所存諸劇中，例子極多，不難一一按查。圪橋進履一劇，劇情的展開，好像近於『靜』和『瘟』，不足動人，故收擒申陽一段，或竟是出之於有意的更易改動，遂從而使本劇成爲這樣一副面目。寫較生僻的申陽，也正是『避熟』罷了。這種猜想，也並非不可能的。

倘若第一折至楔子，果真是李文蔚的原作，則他的三、四兩折，應該是怎樣抒寫的呢？這頗難於想像懸揣。大致第三折或爲往投劉邦，第四折當爲功成尋訪黃石公，這是比較近情合理的。第二折黃石

公白云：『張良，你要知我姓名，你久已後得志時，親至濟北穀城山下，見一黃石，便是我也。』張良亦云：『師父去了也，師父這言語，便似印板兒記在心上一般，一日爲官，至穀城山尋訪師父去。』皆已作伏筆。題目正名設確係本劇所原有者，則本劇於黃石公以外，當不致另敍張良其他之事。劇名旣作圯橋進履，此後二折中，原亦不能再鋪敍其他，而與主題不切。仙呂點絳脣套，元劇中皆用之於第一折，幾無例外，故若置疑本劇現存一、二兩折之次序，以爲或首敍博浪一擊，另成第一折，移現存一、二兩折於第二第三，亦殊難成立。博浪沙事，本劇如曾實寫，恐最多在一折之前，另著一楔子耳。若然，則現有楔子，應係增入。就連『喬』仙等片段，都未必是李氏本來所有，前云竄潤之處指此，亦不可不辨。

○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所註題目正名僅一句，作『張子口圯橋進履』，缺『勇』字。

二 東牆記

天一閣鈔本錄鬼簿，著錄白仁甫東牆記的題目正名是：『馬君卿寂寞看孝（書？）齋，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記）。』也是園藏曲中的董秀英花月東牆記，是趙清常校抄東阿于小穀藏本，題目正名爲：『老夫人急配好姻緣，小梅香暗把詩詞遞，馬文輔平步上鰲頭，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各本題目正名的互有出入，在檢校元劇時，原係習見之事。如元刊本與元曲選本，元曲選本與古名家雜劇本，即常不相同。尤其是四句和二句的繁簡各異，這自係明代傳本，尤其是經過了內府或伶工們潤改的結果。這裏所注意的是劇中男主角名字的兩歧，依錄鬼簿，他名叫馬君卿，趙氏抄本却係馬彬字文輔。這自然還是小節。李玄玉北詞廣正譜越調一帙，錄白仁甫東牆記的鬪鸞鶻、東原樂、綿搭絮三曲。○此三曲現俱在趙抄本第四折中，僅字句間略有差異。依此，趙抄本之即係白氏原作，似覺相當可靠。

本劇計爲五折一楔子，楔子在一折前。情節略爲：臨陽馬文輔，其父在日，與松江府尹董鑒爲友。

董以女秀英許字文輔。父死之後，音信不通，文輔遂自往松江，問這親事。寓於董宅隔壁人家東牆下之花木堂，訓課主人子山壽。楔子董夫人劉節貞，命梅香與小姐，至後花園散悶，於海棠亭畔，見東牆上一秀才觀賞落花，秀英頗動情思。文輔亦知此女，即係秀英。秀英回房後，懣懣成病，將心事訴與梅香。一折文輔於夜中操琴，秀英燒香，隔牆聆之。秀英吟詩，文輔復和之。翌日，文輔令山壽往董

宅，向小姐討花。經秀英詢知秀才姓名，與以海棠花。秀英既知那生爲其曾許字之人，遂遣梅香遞以一簡，內詩一首，文輔回簡再酬和之。二折文輔相思亦病。秀英又遣梅香送去一簡，文輔遂懇梅香方便，成就此事，又復一簡。秀英終約其於海棠亭相會。簡云：『待月東牆下，花陰候大才，明宵成歡會，同赴楚陽臺。』是夜，文輔躍牆而過，與秀英媾於海棠亭。旋爲夫人撞見，痛責女與梅香，梅香直陳文輔根由，夫人命文輔明日上朝取應。三折錢行後，半載有餘，杳無音信。秀英深閨苦憶成疾，請李郎中診治。四折文輔狀元及第，回至松江，以使命前來加封赴任作結。五折

這篇故事，完全是西廂記的摹本，太相像了。除却沒有鄭恆的錯綜關係，使後半的事情變爲單純、平衍，和更容易美滿結束外，所有的一些小關目及鋪敘，幾乎無一不是在模襲西廂的。如：鄰房借寓，隔牆酬和，月下聽琴，數番遞簡，以至於訂幽期的詩句，梅香的諫夫人，立即的要上朝取應等等。設以爲他係受西廂的影響，無寧直截了當，說他是生吞活剝地剽竊西廂之爲愈。他似乎本身並沒有獨特的傳奇的情節，而只是西廂簡單的重複和擰縮，僅男女主角名姓，加以變換，如斯而已。

南戲中也有一本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徐渭南詞敍錄『宋元舊篇』著錄。永樂大典中曾將全文收入，可惜已無從得見，藉以對勘兩者本事的異同，和是否相符。近人從各種曲譜中，輯錄南戲，如宋元南戲百一錄諸書，雖皆有董秀英一目，然存曲無多，不易鉤稽其實。〔九宮正始所收，標目作薛芳卿，不知係誤記？抑其男主角名薛芳卿，而非馬姓，待證。〕大致除先經幽會，終成眷屬，是較爲一致的具體骨幹外，據南詞定律迎仙客曲，他們是『二十年前指腹爲夫婿』的，雜劇却並無指腹之說。又舊編南九宮譜

風入松曲云：『前日席上泛流霞，正遇着個宿世冤家』，是二人相遇，係在席前，並非牆上。此席如係夫人所設，則應亦有『教妹妹拜哥哥』的情形。雜劇中夫人根本不知馬文輔之來到松江，直至撞破私情後，才得明白，這也是似有歧異之處。不然，席上相逢，董秀英簡直可能是歌妓的身份了。總之，要從零星斷碎的南戲逸文裏，曉得東牆記故事，確否雷同於西廂，是難於獲到某一種完整的概念的。但他之不盡與雜劇情節相同，則已有幾分可信。

在元雜劇中，兒女風情戲之以西廂爲粉本者，此外還有鄭德輝的鶯梅香賺翰林風月，便是爲大家所熟知的一個例子。鄭氏數演白敏中和裴小蠻的戀愛，以婢女樊素穿插其間，關目皆類襲西廂，和這本東牆記比較起來，可算是有過之無不及。然而鄭氏寫得却相當波俏，曲文尤極多俊語，雖有剽竊之嫌，而頗見其精警。通體結構，也流暢有序。東牆記則不然，他雖用了五折一楔子的篇幅，敘次則凌雜而不勻稱，賓白草率生硬，曲文也極平常，並無可以值得讚美之處。結構更毫無安排，如第二折且末下場後，忽插入馬文輔吩咐山壽去討花一場，顯與元雜劇中角色上下場，來去交代，條理謹嚴的不成文的規律衝突。末旦兩方面出場的頻繁，條上條下，看來尤不順眼。第四折寫董秀英的傷情思憶，這一節所占的分量，跟其他各折相衡，輕重之間，也不調和。李郎中一段，殊覺無謂。再說，鶯梅香雖然近似擬襲，末折『挺學士傲晉國婚姻』的一段，亦『賺翰林風月』主題所寄，却是西廂所無，而爲鄭氏自己創造的。這開了後來明清傳奇『洞房疑陣』的關目之先聲。東牆記則陳言舊套之外，本身實一無所有。故品評兩劇，前者之遠優於後者，實可斷言。鄭德輝是元劇作家中，屬於所謂『中期』的人，錄鬼簿將他列